

五胡十六國時代的外交辭令——老師讀通鑑之十一

講起「五胡十六國」，想到什麼呢？首先，大概是匈奴、鮮卑、氐、羌、羯，這五個「胡族」；然後，可能是有哪十六個國家，什麼前趙、後趙，前燕、後燕，前秦、後秦，前涼、後涼等等；再是，每一國的開國者是何人、屬於何族、定都於何處等等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我們應該想一想，記得這些就等於認識「五胡十六國」了嗎？如果說，這些是認識那個時代的「基礎知識」，我們還是要問，記得這些，有什麼意義可說呢？

西晉末年，政治敗壞，民生痛苦，胡族起事，狼煙遍地，中原板蕩，衣冠南渡。江左的東晉政建立了，中原文化得以延續，那中原呢？在不斷的攻戰殺伐之中，一個胡族政權建立了，沒多久，就崩塌了；另一個胡族政權取而代之，沒多久，又崩塌了。於是，在一段時期之內，中原以及周邊的地區，就出現了「十六」個國家，至於稱王稱帝的，那就更多了。

五胡十六國時期，動亂不已，民不堪命，這是實情。但是，它並不是一個「天地閉、賢人隱」的時代，在這段時期，出現了一些傑出的人物。胡族之中，石勒、苻堅，都是英雄，他們治理下的社會，比起西晉後期，要安定得多；而輔佐他們的漢人張賓、王猛，當然也都是了不起的治世長才。這四位人物的事跡，讀過一點中國歷史，應已知悉；四人之外，鮮卑的慕容恪和羌族的姚襄，我們似乎甚少聽聞，卻也都是極受當時人們尊敬的英雄人物。

我在這裡不談這些十分傑出的人物，而是談談大概只有讀讀《通鑑》或正史才會看到的小人物，看看他們的表現，是不是也讓人欣賞、贊歎？這一類的小人物很多，雖無藉藉之名，但所做所為，所言所行，留下了歷史的記錄；儘管未能對於局勢產生重大影響，卻同樣屬於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不朽事業。我想舉兩件這時期外交折衝的「故事」，略作述說。

常煒使燕 展現使者風骨

石勒死後，石虎掌握中原政權，一場大災難又開始了。石虎的性情極其暴虐，人民在他的統治之下，勞役繁重，痛苦不堪。石虎死，子弟爭權，內鬪不已，養子漢人石（冉）閔最為勇武，所戰克捷，幾乎吞滅了羯人石氏所建的趙國。這時，西元 351 年，冉閔正在圍攻趙的都城襄國，趙主石祗看到情勢十分危急，只有撤去皇帝的稱號，自稱趙王，派人向燕國慕容儁，以及羌族姚弋仲求援。冉閔聽說燕國要救趙國，就派了常煒出使燕國。

慕容儁派封裕接待常煒，開始了外交上的對話。封裕責問常煒：「冉閔，是石家的養子，石家把他養大，他卻恩將仇報，居然自己登上大位，還要滅掉石趙，這該怎麼說呢？」常煒回答：「湯把夏桀趕走，武王討伐商紂，商、周的大業得以興起；曹操是宦官的養子，他連自己的家世都不清楚，但建立了魏國。這些史事都說明，如果沒有天命，是無法成功的。從這一點就可以看清楚，何必再問！」

封裕說：「大家都說，冉閔剛剛即位的時候，曾經以金子鑄自己的像，來預測事情的成敗，但像未能鑄成，有這事嗎？」常煒說：「我沒聽說。」封裕接著說：「從你們那邊來這裡的人，都這麼說，你何必隱瞞？」常煒回答：「奸臣篡賊為了迷惑百姓，會製造一些符瑞之類的東西，假托天命。我們的國君手握傳國之璽，據有中原之地，這就是受天命的明證，何必還要鑄造金像呢？」封裕進一步問：「傳國璽在那裡？」常煒答：「在鄴城。」封裕說：「襄國來的人說是在襄國，不在鄴城。」常煒說：「我們大殺胡人的時候，鄴城幾乎都成了空城。就是有一些人躲過大難，也藏了起來，怎麼會知道傳國璽在何處？那些前來此地求救的人，信口胡謔，什麼都說，何況傳國璽，你們怎能聽信！」封裕語塞，問不下去了。

慕容儁還是相信傳國璽在襄國，就在常煒身旁，架起一堆柴，再讓封裕從個人利害的觀點，誘導常煒。封裕就對常煒說：「你再想清楚，如果你還是執迷不悟的話，主上可能把你燒成灰！」常煒板起面孔答道：「石氏的統治十分殘暴，而且石虎親率大軍進攻燕國，雖然沒有攻克，但他們想滅掉燕國的企圖非常明顯。所以，在東北地區貯備武器，屯積糧食，就是為了滅燕作準備。我們的國君翦除石氏，雖然不是為了你們燕國，但是你們聽到仇人被消滅，你們該如何表示呢？你們反而責怪我們，這不是很奇怪嗎？我聽說，死去的人，骨肉埋在土裡，靈魂卻上達天庭；如果你們要把我燒死，請快快動手，讓我的靈魂可以上天，向上帝報告！」旁邊的大臣都說，把常煒殺掉算了。慕容儁不同意，說：「他一直為他的主人說話，連死都不怕，真是忠臣啊！有罪的是冉閔，與使臣無關。」把他送回館舍，到了晚上，再派常煒的同鄉趙瞻去探望他，趙瞻對他說：「你為什麼不說實話呢？我們大王生氣了，要把你送到遙遠的海邊，那怎麼辦？」常煒說：「我自從長大成人，從沒對一般人說過謊話，何況是對國君！講些假話來討好人，我是做不出來的。為了講真話，就是被丟到東海裡去，我也是不推辭的！」說完，轉過頭來，朝牆壁睡下，不再與趙瞻說話。趙瞻把經過向慕容儁報告，慕容儁就把常煒囚於龍城。

以上見於《通鑑》卷 99，新校標點本，頁 3112-3114。《晉書·慕容儁載記》亦記有此事，然未如《通鑑》敘事之周詳明暢。我們讀完了這個「故事」，總會想到幾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，常煒達成使命了嗎？燕國並未出兵救援襄國嗎？答案都是否定的。燕國與姚襄（姚弋仲之子）都去救援，而且擊敗冉閔。第二個問題，常煒後來的下場如何？《通鑑》同卷記載，燕國援軍回來之後，慕容儁知道傳國璽不在襄國，就把趙王派來的使者殺了。這時燕軍攻佔中山，將常煒釋放，並與在中山的四子二女相見。常煒上書致謝，慕容儁親手作答，寫道：「你做事不為自己，我又想到你是我的鄰州人士，也就特加寬容。今天天下大亂，你能與子女相聚，豈不是上天對你的眷念，上天都眷念著你，何況是我呢？」再「賜妾一人，穀三百斛。」從這裡看到，燕國的國君很看重常煒，看重的是什麼？應該是第三個問題。答案或許正是「使臣的風骨」，而此風骨是由不怕死的精神與不說謊的態度所建構。斧鉞當前，顏色不改，正氣凜然；就是敵國君臣，也無不動容，敬佩之心，油然而生。如果再問，這風骨是如何養成的呢？我們相信，絕對

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塑。這是一種文化積累表現，常煒舉出歷史上的事例，侃侃而談，這是一方面；常煒深明使者的職責，也是做人的道理，則是另一方面。惟有長期浸潤於深厚的文化傳統之中，領悟做人處世的道理，方能於大亂之中，盡一己之本分，置生死於度外，把「人」的尊貴展現出來。

如果，我們想要問：常煒對於自己的出使，抱持怎樣的態度？他會盡一切力量達成任務嗎？我看是不可能的。因為冉閔除了作戰勇武，戰技高強，未見任何其他長處；其性情之暴虐，如同石虎，而石虎之精明與識見，卻為冉閔所無，這樣的人，怎麼會有成功的機會？以常煒之表現，必然有見於此。那麼，他又為什麼毅然出使，而且據理力爭呢？這就是人臣的職責所在，也是人的本分所在。常煒的態度如此強硬，難道不是干冒很大的風險嗎？當然如此。在那視人命如草菅的時代，稍有不慎即招殺身之禍，以常煒之精細，他應該想到處境的艱危；但他之所以據理直言，不稍退讓，應該不是他有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殉道精神，也不是他有著暴虎馮河的莽撞勇氣，而是他對慕容儁不無認識。他知道慕容儁識才、愛才，他只要把人臣的職責與人的尊嚴表現出來，應可得到慕容儁的欣賞，死亡危機應可化解。所以，史書的記載，讚揚常煒之外，對慕容儁的稱頌也是十分清楚。再者，常煒回答鑄金像之事，說「未聞」，對傳國璽在鄴城，則完全肯定，可以看到使者不說謊的立場與技巧，也值得我們讀者注意。

梁琛使秦 強調禮儀的意義

西元 351 年，趙王石祗為手下劉顯所殺；次年，劉顯手下背叛，冉閔進入襄國，焚燒宮室，把人民遷往鄴城。石琨與妻妾南奔，東晉將之斬於建康市，石勒的後人全部絕滅。冉閔既攻佔襄國，與燕國之間的決戰遂不能免；結果是冉閔為慕容恪所敗，被俘，處斬。冉閔與羌胡作戰，情況慘烈，不是我們這些文字所能表達。范文瀾在《中國通史簡編》中的描述，或可提供一幅歷史的圖像。范文瀾寫道：「當時冉閔與羌胡軍互攻，沒有一個月的停戰，歷來遷徙到冀州的漢人和氐羌胡蠻人，不下數百萬，苦於戰禍，各還本鄉，路上互相殺掠，饑疫死亡，能達到本鄉的，不過十之二三，平原上只有屍骸，看不見耕者，生產幾乎完全停止。」冉閔死後，中原呈現出鮮卑族慕容氏的燕，與氐族苻氏的秦，東西對立的局面。西元 354 年，東晉桓溫進軍關中，擊敗秦軍，三輔郡縣皆來迎降，父老見到晉軍，感動流涕，說沒想到今天還能見到官軍！長安近在咫尺，晉軍不渡灞水，因為乏食，只有退回，沿途遭到追擊，不無損傷。西元 367 年，慕容恪死，臨終，力薦慕容垂，燕主慕容暉不納。慕容暉年幼，國事由慕容評主持，貪腐橫行，燕政已亂。西元 369 年，桓溫北伐，不聽郗超之謀，徘徊枋頭，為慕容垂與秦之援軍所敗，損失慘重。

燕與秦合作擊敗晉軍，兩國關係融洽，互派使者往來。同年，燕派郝晷與梁琛使秦。郝晷因與王猛為舊識，王猛以老朋友的方式接待郝晷，問了許多燕國內部的事，郝晷看到秦國大治而燕政不修，想要巴結王猛，說了不少燕國的實際情

況。

梁琛到了長安，秦王苻堅正在外地打獵，就把他叫去。梁琛說：「你們秦國使者到我們燕國，燕國君臣準備好了整套朝廷禮儀才敢接見。今天你們秦王要在野外交見我，我擔任使臣，是不能應命的！」秦國接待的官員說：「客人到了這裡，就要聽主人的安排，你怎麼可以規定要用什麼禮儀！天子又稱乘輿，到的地方稱為行在，不是一定常住某地。還有，《春秋》中提到『遇禮』，就是見面行禮。我們安排在外地接見，有什麼不可以呢？」梁琛說：「晉朝腐敗，統治的天命已告喪失，今天秦、燕兩國都是秉承天命，統有一方。桓溫猖狂，進攻我國，燕國若亡，秦國孤危，勢難獨立；所以秦王也感到情況嚴重，毅然派兵救援，兩國因而結好。我們東方的燕國君臣上下，覺得自己的不爭氣，讓鄰國擔憂，很感抱歉，對於來自西方的幫助，更是十分期待。今天，我們擊退強敵，兩國之交聘往來正要開始，應該尊崇禮儀，合乎道理，加強兩國的友好關係；如果對待使臣十分隨便，就是看不起燕國，怎麼是兩國結好之時，應該做的事呢？天子以四海為家，行動之時稱為『行輿』，居住下來稱為『行在』。今天，天下分裂，秉承天命統有一方，所在多有，怎麼還說什麼『行輿』、『行在』？依照禮的規定，沒安排好，突然相面，叫『遇』，這樣子的禮，相當簡陋，不是平常時日應該有的作法，若一定要這麼做，這是被主人所逼迫，是不合於禮法的；不依照禮法的安排，我是不敢遵命的！」苻堅只有為他設置行宮，文武官僚各在其位，然後請來梁琛，就像燕國接待秦的使者一樣，進行了接見之禮。

事後，苻堅私下宴請梁琛，問道：「東朝的名臣有那些人？」梁琛說：「太傅慕容評，國君近親，德行高尚，足以輔佐王室；車騎大將軍慕容垂，智慮謀略，無人能及，足以抵禦外侮。其餘或以文學優長，或以武事精擅，都有很好的表現，只要有才能，就可以為國所用。」

梁琛的堂兄梁奕在秦朝當官，苻堅派他接待梁琛。梁奕請堂弟住在自己家中，梁琛拒絕，並說：「過去諸葛瑾擔任東吳的使者，到蜀漢交涉，與弟弟諸葛亮只有在公開的場合見面，私下沒有任何接觸，我很羨慕。今天你要讓我住到你家，我不同意。」梁奕還是常來館舍探視堂弟，有時也問問東方燕國的情形。梁琛說：「今天，秦國與燕國分據二方，我們兄弟二人都受國君器重，各在朝廷當官，應該各自為國效力。我想說我們燕國有多好，恐怕不是你們秦國想聽的；我想說我們燕國有那些不好，又不是做為使臣應該講的。堂哥，您就別問吧！」

苻堅叫太子與梁琛相見，秦人要梁琛向太子下拜，先對梁琛說：「鄰國的國君，就是自己的國君；鄰國的太子，也同於自己國家的太子，你要向太子行拜見之禮！」梁琛說：「天子的兒子，就是一般的士人，當太子就是由普通的地位上升到尊貴的地位。太子都不敢以朝廷的臣為臣，何況是外國的臣！如果心中沒有敬意，只是禮儀的往來；行禮之時心中沒有恭敬之情，只不過是一些煩瑣枝節動作而已。」最後梁琛並未向太子下拜。

王猛勸苻堅把梁琛留下，苻堅沒同意。

以上見於《通鑑》卷 102，新校標點本，頁 3218-3220。我們不妨作點分析，

談談這段文字表達些什麼。首先，使者的表現可以分為明顯的兩種，郝晷是一種，「識時務」是其特色；梁琛則與之大不同，「講道理」堅持原則。其次，使者對於禮儀特別重視。禮儀代表國格，固然是使者不可疏忽者；但更重要的是禮儀代表文明，呈現出使者以及國家的格調。第三，使者對兩國關係認識深切，清楚說出兩國互相依存的現實，儘管國力比較已有參差，仍強調兩國平等之地位，不容輕忽。第四，使者代表國家，一言一行，為國宣力，全無個人考慮，惟有公私分明，方能得人敬重。最後，維護國家尊嚴，贏得對方尊重，不僅在於使者言談之得體，辭令之優雅，更在於使者儀態之從容與人格之高尚。

如果，我們要問梁琛，你不知道燕國的國勢已不能與秦國相比嗎？你不知道慕容評庸劣貪腐，妒賢嫉能，是導致燕政敗壞的主要因素嗎？梁琛當然知道，郝晷所見到的，他無不知悉。但是，他的處理方式與郝晷完全不同，理由為何？簡單說，就是一為公義，一為私利而已。孔子說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以此為檢視之準則，梁琛可謂君子矣！史書上對梁琛的表現，詳加記載，對郝晷則輕輕帶過，其理由也應在此。梁琛既是盡忠職守的使者，同時也是令人敬佩的君子，真可以說是仕宦之人言行的榜樣，學習的典範。

梁琛深知燕國國力已不能與秦國抗衡，但是，兩國交往折衝，仍然可以視為一較短長的場域。燕國國勢雖衰，但燕國使者對禮儀的堅持，對道理的執著，把「文明」展現了出來，在這一場較量中，隱然居於上風。從另一方面看，秦國的君臣表現，也令人欣賞。他們明白兩國的國力，已有一定距離，己方已穩操勝券，面對不屈的梁琛，依然照著禮儀的規範，文明的標準來應付，道理說不過，就接受對方的辦法，一再退讓，全未仗勢欺人，真是很不容易。

有忠孝之心 方有忠孝作為

後來的情況，《通鑑》同卷亦有記載。梁琛在秦國停留了一個多月，秦人讓他回去，梁琛兼程趕回。才到鄴城，就聽說慕容垂因為不見容於慕容暉、慕容評君臣，已投奔秦國。梁琛見到慕容評，立即向他報告：「秦人時時整頓軍備，把糧食聚於陝東，以我看來，就是要向我們動武。今天慕容垂又跑了過去，秦國遲早會動手，我們應該及早準備。」慕容評說：「秦國怎麼會為了接納叛臣，而破壞兩國的和好呢？」梁琛說：「今天二國分據中原，形勢上就是互相爭勝，都想吞併對方。桓溫進攻我們的時候，秦國前來救援，有他們自己的打算，不是真的對我們好，一旦燕國出了狀況，他們一定不會放過用兵的機會！」慕容評搖搖頭，又問：「秦君是一個怎樣的人？」梁琛答道：「頭腦十分清楚，判斷事情很準確。」又問：「那王猛呢？」答曰：「他的表現非常傑出，就如大家所聽到的那樣。」慕容評又把頭搖了一搖。梁琛直接向燕主慕容暉說，慕容暉也聽不進去，不以為然。梁琛又向大臣皇甫真說了，皇甫真覺得這個消息非同小可，十分重要，上疏請加強戒備。燕主找來慕容評，慕容評還是搖搖頭，說：「秦國，那個小國，有什麼力量？有事得靠我們幫忙。苻堅應該懂得如何與我們來往，一定不肯接納我們的

叛臣，破壞兩國的和好。所以，不必大驚小怪，沒事的！」因之，燕國儘管得到了重要的情報，卻不當回事；再重要的情報，到了庸劣貪腐的主政者手裡，一點價值都沒有了。從這件事看來，梁琛出使，展現了高度的文明修養，贏得對方尊敬，達成外交任務之外；同時還做了一些情報工作，帶回了關係國家存亡的重要「情資」。但是，沒想到梁琛一心為燕，差點替他帶來災難。因為副使苟純覺得梁琛什麼事都不與他商量，很不高興；回來之後，向燕主慕容暉報告，說：「梁琛在長安，與王猛相處得很好，看起來好像他們之間有什麼密謀似的。」加上梁琛一再稱讚苻堅與王猛，還說秦軍將要攻燕，必須及早防備。後來，秦軍果然攻燕，如同他所說，慕容暉懷疑梁琛知情。當慕容評為王猛所敗，慕容暉就把梁琛捉起來，關在監獄裡。

《通鑑》同卷，還記載了後來的發展。燕為秦所敗，慕容暉被俘、投降。苻堅把梁琛放了出來，任他為官，接見他，對他說：「你曾說慕容評、慕容垂都是傑出的治國人才，何以沒有好的謀略，使得國家都亡了？」梁琛答道：「這是天命，不是這兩個人所能改變。」苻堅又說：「你看不清情勢發展，還說燕國有多好；你一心為國，反而被關在牢獄裡，你能說是聰明人嗎？」梁琛說：「我聽說，變動剛剛要發生的時候，是可以見到；但我是一個愚笨的人，是看不到的。然而，作為人臣，就應該忠於國家；作為人子，就應該孝於雙親。只有心中一直存有忠孝的人，才能始終有著忠孝的作為。所以，古代的烈士，在艱難困苦的境域裡，仍然不改其志，就是面對死亡，也無所懼怕，為的是報答家國。有些人，見到情勢轉變，想到自己的安危，決定自己的去處，只為自己，不念家國，這種作為，我就是知道，也不忍心去做，何況我真的是不知道！」苻堅沒再說什麼。胡三省讀到這裡，頗有感觸，寫下了一點意見：「梁琛忠於所事，秦王苻堅不能表揚而且重用，有識之士就知道秦的國祚，也不會多長久！」

還有後續，見於《通鑑》同卷。梁琛不為苻堅重用，王猛就把他留下，安置在自己的府裡。有一天，王猛與僚屬宴飲，談及燕國使者的不同表現，王猛說：「人心不同，像梁琛專講自己本朝的好，樂嵩強調桓溫軍力的強盛，郝晷則多少談到燕國的弊政。」有人就問：「今天這三人都在我們朝廷任職，請問從取才的觀點，應該以何人為優先？」王猛說：「郝晷懂得情勢，最為優先。」這人就說：「這樣說來，您的原則是獎賞討好敵方的人，懲罰忠於自己一方的人，和劉邦賞季布、誅丁公的做法很不一樣。」王猛聽了，大笑。我們讀到這裡，不妨問問：王猛何以「大笑」？他一定是開了一個大玩笑，覺得十分有趣。這個問題需要問嗎？三人高下如此分明，他把梁琛請入府內任職，不是說明一切了嗎？所以，開個玩笑，開開心吧！王猛，真是一個厲害的角色！

昔日風範 令人懷想

常煒、梁琛出使的傑出表現，我們在今人的著作中無法讀到。不管是最負盛名的斷代史，王仲犖著的《魏晉南北朝史》；或是歷史圖像最為豐富的通史著作，

范文瀾的《中國通史簡編》，都未曾提及。我們也知道，今天學者，不論撰寫斷代史或通史的著作，受限於篇幅，十六國時期的折衝尊俎、外交辭令，都無容納空間，都難加以記述。所以，閱讀今天的歷史著作，與閱讀傳統的史書，由於內容選材上的差異，所得到的歷史知識，顯然不很一樣。今天的世界與過去的時代，已經迥然不同，我們學習歷史，當然應該知道當今學者的描述與詮釋，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，如果我們只是閱讀現代的歷史作品，不再披讀傳統的典籍，許多精彩動人的故事，志行高潔的人物，我們都無緣聽聞，不是很可惜嗎？再說，以前的讀書人都讀過的書，我們不再接觸，我們能對他們的想法、心態能夠有所理解嗎？不能令人無疑。所以，我們在閱讀今人所寫的歷史書之餘，應該也讀點傳統的歷史著作。閱讀之時，不妨儘情發揮我們的想像力，遙想當年情景，深入人們心中，像聽故事、看戲劇一樣，感受世事的滄桑，人情的冷暖，必能得到閱讀歷史之無窮樂趣。至於經由這些人物的言行舉止，對於這個時代有了一點瞭解，知道它並不是一無是處，可以完全不加理會，猶餘事也。